

創作文庫

如蕤集

沈從文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如 蕤

（秋天，彷彿春天的秋天。）

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，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，手托小小白磁盆子，忽忽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。到樓梯邊時，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腳步。

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，在寬闊之字形樓梯上盤旋，身穿綠色長袍，手中拿着一個最時新的朱紅皮夾，使人一看有『綠肥紅瘦』感覺。

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，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。年紀大約有了二

十七八，由於裝飾合法，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。但醫額之間，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，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加以遮飾。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，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。

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，但眉眼却秀氣不俗，氣派又大方又尊貴。身體長得修短合度，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，且正因爲那點『綠肥紅瘦』的暮春風度，故使人在第一面後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。

這個月以來她因爲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，同那看護已十分熟習，如今在樓梯邊見到了看護，故招呼着，隨即快步跑上樓了。

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：

『夏小姐，好呀！』

那看護含笑望望喊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。

『如蕤小姐，您好！』

『夏小姐，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？』

『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些，可是梅先生自己，上半天却說今天想走。』

『今天就走嗎？』

『他那麼說的。』

穿綠衣的不作聲，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。

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，便接着說：

『曾先生說「不行」。他不簽字，梅先生就不能出院。』

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，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，露出半個身子，向甬道中的看護喊：

『密司夏，快一點來！』

那看護輕輕的說：『我偏不快來！』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，就忽忽的走去了。

如蕤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，還不卽走，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，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，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，慢慢的走下樓去。男子顯得久病新瘥的樣子，臉色蒼白，而作笑容，女孩的

則臉上光輝紅潤，極其愉快。

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，隨着那兩個下樓人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着，到後那儼影不見了，爲樓口屏風掩着消滅了。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，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。

『把我拾起來，我名字叫作「毋忘我草」。』

她彎下腰把牠拾起來。

一張猪肝色的扁臉，從肩膀邊擦過去。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愜意的望着這女人一會，她彷彿感到了侮辱，忽忽的就走了。

不到一會，三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，就有隻帶着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，輕輕的扣着門。裏面並無聲音，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

門。門開後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，對窗外望，把背向着門邊。似乎正在想到某樣事情，或爲某種景物墮入玄思，故來了客人，他却全不注意。

她輕輕的把門掩上，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，且輕輕的說：

『我來了。』

病人把頭掉回，便笑了。

『我正想到爲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。你看窗外那株楊柳。』

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，似乎忽然中了一擊，心中刺了一下。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神氣，溫柔的笑着。

『少想些，秋來了，你認識牠就得了，並不需要你想牠。』

『不想牠，能認識牠嗎？』

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：

『譬如人，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去想她！』

『坐下來，不要這樣說罷。這是如蕤小姐說話的風格，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樣嗎？』

病人把如蕤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坐下，便站在她面前，捏着那兩隻手不放：

『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？』

女人嘴唇略張，綻出兩排白色小貝，披着優美捲髮的頭略歪，做出的神氣，正像一個小姑娘常作的神氣。

病人說：

『你真像小孩子。』

『我像小孩子嗎？』

『你是小孩子！』

『那麼，你是個大人了。』

『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。』

『但你有些方面，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。』

『你是不是說我世故？』

『我說我不如你那麼……』

『得了。』病人走過窗邊去，背過了女人，眉頭輕微蹙了一下。

回過頭來時就說：『我想出院了，那醫生不讓我走。』

女人說：『忙什麼？』隨即又說，『我見到那看護，她也說曾醫生以爲你還不能出去。』

『我心裏慄得很。我還有許多事……』

『你好些沒有？睡得好不好？』

病人聽到這種詢問，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，反問女人：

『你什麼時候動身？』

9

女人不即回答，抬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病人，望了一會，柔弱無力的垂下去，輕輕的透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什麼

時候動身？』

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，就說：

『不走也好！北京的八月，無處景物不美。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，出了院，就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？那邊山上樹葉極美，我歡喜那些樹木。你若走了，我一個人可不想到那邊去。你為什麼要走？』

女的把頭低着，帶着傷感氣分說：『我為什麼要走？我真不知道！』

病人說：

『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。那首名為季蕤之謎的詩，我記得你那

麼……』若說下去，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『寂寞』還是『多情善感』，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：『外邊一定很冷了，你怎麼不穿紫衣？』

女人裝作不會聽到這句話，無力地扭着自己那兩隻手套，到後又問，『你出了院，預備上山不預備上山？』

病人似乎想起了這一個月來病中的一切，心中柔和了，悄然說道：『你不走，你同我上山，不很好麼？你又一定要走。』

『我一定要走，是的，我要走。』

『我要你陪我！』

『你並不要我陪你！』

『但你知道，……』

『但你……』

什麼話也不必說了，兩人皆爲一件事暗啞了。

她愛他，他明白的，他不愛她，她也明白的。問題就在這裏，三年來各人的地位還依然如故，並不改變多少。

他們年齡相差約七歲。一片時間隔着了這兩個人的友誼，使他們不能不停頓到某一層薄幕前面。兩人皆互相望着另外一個心上的脈絡，却常常黯然無聲的呆着，無從把那個人的臂膊長開，讓另一個無力地任性地臥到那一個臂膊裏去。

（夏天，熱人悶人倦人的夏天。）

三年前，南國××暑期海濱學術演講會上，聚集五十個年青女人，七十個年青男子，用帳幕在海邊經營暑期生活。這些年青男女皆從各大學而來，上午齊集在林蔭裏與臨時搭蓋的蓆棚裏，聽北平來的名教授講學，下午則過海邊浴場作海水浴，到了晚上，則自由演劇，放映電影，以及小組談話會，跳舞會，同時分頭舉行。海邊沙上與小山頭，且常燃有火炬，焚燒柴堆，作為海上蕩舟人與入山迷失歸途的人指示營幕所在地。

女子中有個傑出的人物。××總長庶出的女兒，嶺南大學二年級學生。這女子既品學粹美，相貌尤其豔麗。游泳，騎馬，划船，擊

球，無不精通超人一等。且爲人既活潑異常，又無輕狂佻野習氣。待人接物，溫柔親切，故爲全個團體所傾心。其中尤以一個青年教授，一個中年教授，兩人異常崇拜這個女子。但在當時，這女孩子對於一切慇懃，似乎皆不甚措意。儼然這人自覺應永遠爲衆人所傾心，永遠屬於衆人，不能儘一人所獨佔，故個人仍獨來獨往，不曾被任何愛情所軟化。

當她發覺了男子中卽或年紀到了四十五歲，還想在自己身邊裝作天真爛漫的神氣，認爲妨礙到她自己自由時，就拋開了男子們，常常帶領了幾個年幼的女孩，駕了白色小船，向海中駛去。在一羣女孩中間她處處像個母親，照料得衆人極其周到，但當幾人在沙灘上胡鬧

時，則最頑皮最天真的也仍然推她。

她能獨唱獨舞。

她穿着任何顏色任何質料的衣服，皆十分相稱，壞的並不顯出俗氣，好的也不顯出奢華。

她說話時聲音引人注意，使人快樂。

她不獨使男子傾倒，所有女子也無一不十分愛她。

但這就是一個謎，這爲上帝特別關切的女孩子，將來應當屬誰？

就因爲這個謎，集會中便有萬千男子皆發着痴，心中思索着，苦惱着。林蔭裏，沙灘上，帳幕旁，大清早有人默默的單獨的踱着躑着，黃昏裏也同樣如此。大家皆明白『一切路皆可以走近羅馬』那句

格言，却不明白有什麼方法，可以把這顆心傍近這女人的心。『一切美麗皆使人痴呆』，故這美麗的女孩，本身所到處，自然便有這些事情發生，同時也將發生些旁的使男子們皆顯得可憐可笑的事情。

她明白這些，她却不表示意見。

她仍然超越於人類痴妄以上，又快樂又健康的打發每個日子。

她歡喜散步，海濱潮落後，露出一塊赭色砂灘，齊平如茵褥，比茵褥復更柔和。腳所踐履處，皆起微凹，分明地印出腳掌或腳跟美麗痕跡。這砂灘常常便印上了一行她的腳跡。許多年青學生，在無數腳迹中皆辨識得出這種特別腳跡，一顆心追數着留在那砂上那點東西，直至潮水來到，洗去了那東西時，方能離開。